



黃郁珊 同學

閩南語 · 短篇小說 · 學生組

第一名

得獎作品

袂赴講出喙的話

得獎感言

謝謝閩客語文學獎給了我很大的肯定，也讓我的文章能夠被更多人看見。寫作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把我想說的整理成紙上的文字，總是讓我絞盡腦汁，非常燒腦，因此我也很佩服所有的作家。母語創作我會持續下去，因為我們的母語不能被遺忘。

袂赴講出喙的話

第一章 心情無好的時陣著去看海

「這馬出發好無？」

「這馬？」

「當然 lah，你毋是講心情無好的時陣愛看海？」碧月共建安的手牽牢，小小的手貼佇建安的手骨頂懸，溫暖無比。逐擺牽起碧月的手，建安總會感覺真安心，煞嘛充滿毋甘，這雙小小的手定定需要承受大人世界的無奈。

「大漢了後的世界哪會親像變調全款呢？」建安定定佇心內想這個問題。

「心情無好 ê 時陣著去看海，無啥物是看海無法度解決 eh。」建安和碧月講。建安一向攞是按呢，伊總是家己一個人騎著 oo-tóo-bái¹ uì 都市駛到清幽的郊外，特別是海邊仔。臺南有足濟無全景緻的海岸，安平彼片有幼路的沙仔恰平靜的海湧，海水是功夫上好的師傅，共沙仔刻甲圓閣細粒；黃金海岸彼片的風較透，沙仔較烏小可仔，有時陣會濫一寡仔石頭。海邊仔無市內的利益糾紛，嘛無予人相爭的名利和財產欲分。建安恬恬仔坐 teh 塗跤，坐佇海邊仔看海湧互相 leh 比賽、拍出一片片海水花，閣再倒捲轉去，一坐就是規个下晡。大海遙遠的彼片充滿未知，予人想欲出發去冒險、空氣嘛因為邊仔散步的愛人仔變甲糖甘蜜甜。海彼片平穩古錐的船隻，是接載著規隻船員的生計，猶是滿船的貨運 leh？頭殼頂是美麗的藍天，純淨清氣，煩惱綴著藍天恰白雲做伙遠走高飛，身軀邊是溫柔賢慧的大海，偷偷仔共咱的心事囡 teh 心肝內，閣將咱的煩惱交予海湧，予伊綴著海水花飛去遙遠的彼片，建安佇溫柔的大海頂懸揣著真濟安慰。

一路頂懸碧月共建安攬甲緬緬，輕輕仔倚佇伊的身軀頂，安全帽隔絕了世間的吵鬧，路上的風景 uì 目前飛過，風佇面頂咻咻叫，熱情的日頭共塗跤妝 kah 閃閃爍爍。

「建安，你看，今仔日的天色足嬌呢！」碧月輕輕仔講。

「啥物？風傷大矣我聽欲著！」建安共頭小可仔轉 uì 碧月遐，想欲聽清楚伊講的話。「無代誌，你專心騎車。」碧月共聲放大，想欲予建安聽著。聲音佻風做伙跳舞，穿過安全帽入去建安的耳空內，騎車講話總是費力，碧月無閣講話，只是恬恬仔倚 leh 建安的肩胛頭。下晡時仔帶一寡優雅的金色，日頭光親像有魔法全款，大地變甲更加柔和，予人專注佇美好的代誌面頂，好比碧月這馬只想欲倚佇建安身上，由在路上的風景 uì 伊的眼前閃過。

因為地形的關係，遮的大海邊仔是一片樹林，樹仔懸閣密，為伊增添真濟神秘感。建安牽著碧月的手，兩個人杳杳仔行過滿是漉糊糜仔的塗跤，伊感覺這是一場浪漫的冒險。佇無人的樹林內，四界攏充滿著樹木的清芳，遮的樹仔有海風的記持、雨水的芳味、也有迢迢人的回憶；不時傳來大海的鮮味，大海孕育大大小小的生命，充滿生機，海味總是使人痴迷。

「我爸爸彼片的親情昨昏閣相嚷矣。」過了真久碧月開喙講。碧月爸爸的親戚定定為著財產 leh 相爭，尤其是碧月阿公發生意外了後，逐个人攏想欲分公餅，碧月的爸母嘛時常為著這件代誌無歡喜。建安輕輕仔 tah 著碧月的尻脊餅，想欲講一寡啥物，煞啥物嘛講袂出來。

「毋過我上艱苦的毋是這。」碧月杳杳仔講。

「若是我彼工好好仔和伊講話就好矣，莫²清彩發性地就好矣。我無應該遮爾愛受氣 eh。」碧月斡過頭，uì 面頂流過的目屎煞猶原予建安看 kah 清清楚楚。伊無佻意家己吼的模樣予邊仔的人看著，特別是建安。

「這毋是你的毋著。」建安輕輕仔講，全時陣共手 uì 碧月的身邊穿過，共伊攬 kah 真緬，無想欲放開。

天頂是溫暖的柑仔色，親像柑仔全款古錐濟汁予人喙瀾直流，濫著一點仔粉紅仔色予伊看

起來有淡薄仔歹勢，親像拄成年充滿好奇煞閉思的少女，淺淺的紫色增添伊的神祕，閣有金鑠鑠的光線妝姘，共伊妝 kah 光彩美麗。天色變化萬千，親像人各種無全的情緒，有歡喜、受氣、快樂和悲哀。

第二章 袂赴講出喙的話

彼是一个平凡不過的下晡，一切攏恰平常時全款，碧月放學了後準備欲坐校車轉去厝裡，伊逐擺攏揀倚窗仔的位，因為伊上恰意倚佇窗仔邊看路上的風景和人，無全款的景色和來來去去的人予碧月感覺真心適；有當時仔伊嘛會佇車頂背英文單字，好應付學校的考試，有當時仔掰手機仔，進入五彩繽紛的虛擬世界。臺南的路總是盪來盪去，尤其是大大細細的圓環，碧月感覺坐佇校車內底的家已嘛綴 leh 搖來搖去。

這個時陣，碧月的手机仔雄雄嘵嘵叫，佇彼了後伊的世界完全變了調；光燦燦的螢幕內底，顯示敲電話的人是媽媽。

「阿公出車禍矣。敢若真嚴重。」媽媽已經欲吼欲吼。厚重的鼻音強欲共媽媽的聲音坎過，uì 碧月有記持以來，伊差不多無看過媽媽吼，電話內只是簡單兩句話爾，碧月煞知影代誌真正大條 ah。

「這馬情形按怎？」這是碧月彼當陣唯一擠出來的話，伊的頭殼內規片攏是白色的，啥物攏講袂出來，目屎強強欲輾出來。

「我毋知影，已經送去病院矣。」媽媽聽起來真無助。碧月的阿公阿媽帶佇高雄的庄跤，碧月一家伙仔佇臺南生活，uì 臺南到高雄一點鐘的路途如今煞親像天邊遐爾仔遠。校車猶原駛佇 leh 鬧熱的街仔頂，下班時間轎車和 oo-tóo-bái 若像 leh 比賽看啥人先到厝，世界照常運作；毋過碧月知影，伊的世界已經澈底改變矣，這是無法度修補的傷害。

校車總算是到站矣，碧月趕緊 uì 車頂走落來，一路走轉去厝裡，伊感覺家已親像欲飛起來全款，一心只想欲趕轉去厝內。

「物件趕緊收收 leh，等爸爸轉來咱就欲轉去高雄矣。」碧月一踏入去家門就聽著緊促的聲音。爸爸當欲 ui 公司趕轉來厝。

「好。」碧月共冊包擲落，干焦提伊的手機仔爾。後禮拜就是碧月學校考試的日子矣，毋過伊這馬完全讀袂落冊，成績佇這個時陣就親像糞埤桶內底的廢棄物，一點仔用處攏無。

過無佹久爸爸轉來矣，佹平常時全款恬卒卒，碧月總是無法度理解爸爸 teh 想啥物。對碧月來講，查埔人袂使清彩流目屎的時代早就已經結束；但是爸爸無全款，個自細漢就予序大人按呢教：「查埔人愛堅強、袂用得吼，愛會曉共家己的情緒藏起來」，個是時代教育下跤鮮跳跳活溜溜的例。碧月幾若擺想欲佹爸爸講，「吼出來嘛會使，這一點仔攏無要緊。」毋過伊終其尾攏無講出喙，因為碧月厝內的人攏是按呢較預顛表達。

暗時的高速公路看起來特別淒涼，車頂每一個人攏恬卒卒，碧月的爸爸、媽媽和妹妹，窗仔外閃爍的燈火照著碧月目尾的淚珠，驚惶著要佹一家伙仔攏吞落腹內。碧月喙內不斷 leh 唸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，伊想欲共所有的福報攏回向予阿公；國小參加讀經班的時陣，老師總是要求逐家逐工攏愛唸三擺，最後閣愛加上一个回向文，「淨除一切罪障，共成無上菩提。」碧月早就已經熟甲倒頭唸攏無問題。伊祈求各種伊會當想著的神明，拜託眾神救阿公。玻璃窗仔反射出碧月家己的面，閣有身軀邊媽媽倒片的面，碧月毋敢越過頭去看，伊感覺強欲無法度喘氣。

病院內底袂使用走的，碧月一家伙仔用上緊的速度行去加護病房的樓層，阿姑、阿伯、阿媽，逐家攏已經佇遐矣。加護病房一工干焦會當予家屬入去看病人兩擺，彼工的訪客時間已經結束矣，逐家只會當坐佇病房外口的椅仔等，每一秒鐘心內攏 leh 摔跋反³，坐也坐袂牢。碧月兩粒目矚對加護病房堅固閣冷冰冰的銀色鐵門金金看，無情又閣使人驚惶，彼是欲去地獄的門。

加護病房邊仔有一間家屬歇暈的房間，碧月坐佇阿伯紮去的鉸剪椅頂懸，爸爸佹親情個佇外口 leh 講話，彼是大人講話的所在，因仔人有耳無喙，遐無個講話的資格，媽媽嘛無。

「醫生講放棄急救較好。」

「哪有可能放棄，伊這馬閣活的呢！為啥物愛放棄？」

「咱拚看覓，凡勢會有奇蹟出現，莫放棄啦。」

碧月偷偷仔聽著大人 leh 講話，厝裡無一個人想欲放棄急救，除了醫生和媽媽。碧月袂輸好天靈脆雷⁴全款，「醫生的工課敢毋是救人？個為啥物無欲救阿公？」、「為啥物媽媽愛同意醫生的話？」碧月無法度了解，伊只想欲阿公好起來。爸爸佻媽媽攏無講阿公到底傷甲佻嚴重，所有的人攏無講，碧月嘛毋敢問。

高中是一个 uì 幼稚天真的少男少女變成捌代誌、會曉想的成熟年歲，毋過面對死亡、病疼，大部分的人猶是敢若囡仔全款遐爾仔無助佻使性，包括彼當陣的碧月。彼一暫仔碧月一家伙仔時常往病院走，下課去、下班去、病院發出病危通知書的時陣走敢若飛的 uì 臺南趕去到高雄。碧月珍惜逐工會使見著阿公的半點鐘訪客時間，就算阿公自頭到尾攏呈現昏迷的狀況，伊也是苦袂得一直跔佇 leh 加護病房內底陪阿公，伊佇病房內毋知影共阿公講幾擺伊真愛伊，碧月較早從來毋捌講過，人總是失去了後才知影表達愛；碧月嘛足驚聽著阿公的傷勢，骹支骨斷了幾支、腹內受了佻儕傷、跤仔手仔是按怎受傷……伊無法度想像遐爾脆弱的身軀必須愛承受遮爾大的痛疼。佇碧月意外聽著親情講出阿公的骹支骨斷幾若支的時陣，伊走去房間內吼甲忝忝忝，心臟若像予人裂破全款，疼痛袂離，伊開始感覺阿公這個時陣猶是繼續睏好矣，這馬若是驚醒傷過疼矣。

時間過了真緊，考試的日子隨到矣，毋過碧月根本都無心參加考試，這幾工伊所有的目屎差不多欲流了，規个人親像予人曝焦的植物全款焦涸涸，規工頭眩目暗。真無簡單等著第一科考試結束，碧月煞看著手機仔內底幾若通媽媽敲來的電話，心肝頭勾一下，心臟 phih-phók 跳，手嘛緊張甲直直顫，雖然緊張猶是提出勇氣敲倒轉去予媽媽。「病院發出病危通知矣，我和爸爸這馬佇 leh 學校門口，你趕緊出來。」媽媽的聲音真著急。

碧月到這馬攏無法度共彼工的代誌放袂記，媽媽頭先敲電話到學校，電話轉接入去教官遐，想袂到教官講這馬是考試的時間，驚去影響著學生考試，所以無法度馬上通知碧月，請碧月父母等到考試結束了後才閣通知伊。世間竟然有這道理，就算講已經收著病危通知書，也是比袂過教官喙內的「考試」，碧月毋知影教官 teh 想啥物，考試竟然會比生死離別閣較重要？

Uì 臺南駛去到高雄，行過幾若百擺的路，如今煞變甲遐爾仔生份，路上的風景就親像過往的記持，這是名號做離別的路，雖然毋甘煞袂當翻頭。碧月佇心內祈求阿公等到逐家攏到位，莫遐爾緊就走去。

「欲急救無？欲注強心射無？」阿姑、爸爸、阿叔、阿伯個佇加護病房外口討論急救方式。這規禮拜看著佇病院內底承受病疼的阿公，碧月後悔矣，伊怨恨家己當初的自私，伊想欲阿公活 leh，煞無想著這對病人來講是一種折磨，阿公活落來嘛會足疼。碧月總算了解醫生為啥物當初時愛放棄急救，媽媽又閣為啥物愛同意醫生的話。

但是爸爸個猶是無了解。

「咱莫閣急救矣好無，按呢阿公會真疼。」碧月和妹妹偷偷仔共爸爸講，個毋敢講傷大聲。

「這是最後一擺矣，咱閣試一遍好無？無定著奇蹟會出現，若是這擺閣袂使，就順其自然好矣。」爸爸依然堅持家己的想法，伊無想欲放棄。

「你保證，這是最後一擺？」

「我保證。」

「好，咱講好矣。」雖然和阿爸約定好矣，碧月猶是佇心內偷偷仔共阿公講，「**若是真正擋袂落去，就放心離開，無要緊，毋免煩惱阮。**」佇生死課題面頭前，咱人是遐爾仔脆弱，親像佇水底沐沐泗的人，揣無路嘛泗袂出去。有的人會曉綴著通入來水底的光線沓沓仔泗起 lih，就像碧月佢媽媽、妹妹；有的人煞永遠攏揣袂著出口，就像碧月爸爸、阿伯、阿姑佢阿叔。

第三章 好學生

彼暗阿公猶是堅持落來矣，碧月毋知影這敢算是一種奇蹟？阿公猶原倒佇 leh 加護病房內底，佇無自由閣孤單的病床頂面，身軀鬥真濟冷冰冰的機器，袂當振動、袂當食、嘛袂當講話，干焦瞎目睷會使拍開爾。碧月祈禱阿公一點仔感覺攏無，祈求阿公的反應就親像醫生講的全款，只是神經的反射動作爾爾，逐擺佇 leh 阿姑佢爸爸堅持阿公有反應、會使聽著個講話的時陣，碧

月總是仔心內拜託神明莫予阿公產生知覺，若是有知覺的人按呢倒仔眠床頂是佢爾仔大的痛苦。碧月希望阿公的靈魂已經飛走矣，飛到一個無病無疼的所在，親像藍天佢白雲全款遠走高飛，親像無束縛的海湧全款飄撇⁵向前；伊毋敢查任何有關植物人的資料，伊驚資料顯示植物人猶原感受會著身軀頂的疼。

「教官，昨昏考試的時陣媽媽敲電話來學校欲揣我，攏已經講我阿公病危矣，是按怎彼个教官無欲通知我，若是我袂赴見著阿公上尾仔一面，恁敢會使負責？」隔工透早碧月走去教官室揣主任教官。伊共家已講袂用得吼，愛冷靜、愛堅強，目屎煞猶是 uì 伊的喙頓輾落來。

彼是細漢時陣定定騎 oo-tóo-bái 載碧月去公園迢迢的阿公，是時常驚碧月食袂飽，提錢予伊做所費的阿公，是伊足愛足愛的阿公。教官個哪會用得提走和強欲消失的親人見面的寶貴時間？

「非常歹勢，教官會去了解狀況。」主任教官一片共碧月講，這片安搭伊的情緒，毋過碧月根本就無想欲聽。碧月自早以來攏是老師佢同學心中的好學生，袂共序大人應喙應舌、有禮貌又閣乖巧，學校老師攏真呵啉伊。但是這擺碧月無想欲做好學生，好學生又閣會使按怎 leh？伊只想欲見著阿公。

彼工下晡主任教官去教室揣碧月，伊共碧月會失禮，閣共碧月講彼个接電話的教官不是刁工的，希望碧月會當原諒伊，莫佢伊計較。主任教官嘛向碧月探聽阿公這馬的情形。毋過碧月一點仔攏無想欲加講啥物，伊感覺大人真無膽嘛真自私，做毋著代誌甚至毋是家已來會失禮，閣愛別人替伊賠罪，實在是真好笑。彼工了後這件代誌就親像沉落海底全款，無人閣再提起，碧月嘛無想欲閣相諍啥物。

第四章 無底止的後悔

「你今仔日考試考幾分？」電話彼頭阿公關心的猶原是碧月的成績佢功課。

「猶未到考試的日子啦！」碧月早都已經聽甲心煩，見擺擺離袂開這個話題。阿公逐工暗時擺會敲電話予碧月，除了問伊食飽未，其他的內容擺總佻成績有關係，每一工擺是按呢。碧月感覺真奇怪，哪有可能逐工擺 leh 考試？袂輸成績代表一切，阿公到底是 teh 關心伊抑是關心伊的成績 leh？碧月定定想這個問題。阿公真愛講家己當年有佻巧佻厲害，伊真勢讀冊，只是厝內底傷散食 ah，無錢通好予伊繼續讀，所以阿公只有小學畢業爾。其實碧月知影阿公對伊有真大的向望，所以較會逐工敲電話來問成績，毋過按呢嘛予碧月壓力足大。

「好啦好啦！我知影啦！」早都已經予成績哲甲無法度喘氣，碧月有淡薄仔受氣，講話嘛無 leh 客氣。已經袂記得彼工有共阿公講再會無，碧月干焦會記得家己切斷了阿公的電話。

碧月按怎嘛想袂到彼是伊上尾仔一擺聽著阿公的聲音——就佇 leh 伊使性地彼工。

幾若擺碧月擺吼 leh 責備家己，伊恨過世界、恨過拚著阿公的人、嘛恨過堅持欲急救、執迷不悟的爸爸佻親戚個、恨過所有想會到的一切，伊的世界變做是烏色 eh，啥物擺看袂著，嘛無人行會入去，**毋過碧月上怨恨的終其尾是伊家己，彼个無理閣愛受氣的自己。**

阿公佇加護病房的彼幾個月，碧月幾若擺夢著阿公，只有佇 leh 夢內底的阿公才是健康的，碧月佻意平安快樂的彼个伊。毋過真正的阿公到這陣猶原倒佇厝內的眠床頂，啥物擺袂當做，干焦有目矚矚 leh 矚 leh。四冬過去矣，逐擺碧月轉去高雄庄跋擺會佇阿公的房間內底陪伊，有時陣和伊講話，分享家己最近的生活，但是碧月毋敢講傷濟話，伊驚家己的目屎會像轉開的水道頭全款停袂落來。碧月時常放歌予阿公聽，無就共電視轉到阿公上愛的唱歌節目，予恬卒卒的房間加較快活，嘛加減填補伊心內的空虛。

慢慢仔，碧月愈來愈毋敢入去阿公的房間，因為伊驚鬥著鼻胃管，時常需要予人抽痰的阿公猶原感受會著疼，尤其是聽著看護 leh 幫阿公抽痰的聲，看著阿公的身軀搖一下，毋知是 leh 嗽抑是 leh 無爽快，碧月感覺這是一種酷刑，對伊閣有對阿公來講擺是。碧月幾若擺佇阿公的眠床邊祈求神明共伊走，祈求神明莫予阿公感受著身軀頂的疼；碧月嘛佇阿公的床邊放伊上最佻

意聽的歌曲〈山南山北走一回〉。

「來幫阿公放一條歌！」每一遍轉去庄跤阿公總是按呢要求碧月佢妹妹，繼落來碧月和妹妹會母情母願的點入去 youtube 放歌，這對個來講就親像食飯遐爾仔簡單，毋過個煞定定袂堪得煩，清彩放兩三條阿公愛聽的歌爾。阿公總是呵咗這馬現代科技的進步，毋免幾秒鐘歌就走出來矣，嘛毋免去到 kha-lá-óo-khe⁶ 就會用 leh 唱歌，〈山南山北走一回〉是伊逐擺一定愛點的歌曲。「山南～山北～山南山北走一回，別問我是誰呀我是誰～」⁷ 碧月時常聽阿公唱，聽甲旋律攏會曉矣，詞嘛記甲差不多矣。

阿公出車禍彼工嘛是為著欲去唱 kha-lá-óo-khe，這是伊逐工的行程之一。

第五章 沉底

「佇 leh 想啥？」建安輕輕仔問倚佇家己身軀頂的碧月。個佇海邊仔坐了誠久，日頭已經欲落山。

「無啥物，只是感覺大海真正足嬌 eh。」碧月沓沓仔講，頭毛予海風吹甲滿天飛舞。

「若是佢意的話咱著定來。」建安溫柔的摸著碧月的頭，uì 頭殼頂到頭毛尾，伊希望碧月會當因為按呢安心小可。

「好。」碧月回答。夕陽照佇 leh 伊的面，目睷毛矚 leh 矚 leh，看起來著親像尾蝶的翼股全款活潑美麗，光線 uì 頂面穿過，規個人看起來閃閃爍爍。建安無細膩看甲失神。

「若是彼工我莫受氣共伊的電話切斷就好矣。」碧月的目睷 uì 遙遠的海彼片看去，毋知過了偌久伊講出這句話，佢拄才青春光彩的伊相比起來暗淡真濟。這擺建安啥物攏無講，伊共碧月攬佇 leh 胸坎，像保護珍寶按呢，伊驚手若放開碧月就會親像海水花全款予大海恁走。

彼工個佇海邊仔一直踎到日頭落山，海猶原是遐爾溫柔，佢日時相比加較重熟穩重，煞嘛看袂著內底，親像人心全款看袂清也臆袂透；天嘛漸漸變色矣，ui 青春少女變做優雅的淑女，伊有上美麗的禮服，紅霞是伊做工幼路的裙尾。碧月感覺大海溫柔接受伊的傷悲、包容伊的心煩，大海會替伊共袂赴講出喙的話完整傳達。

「阿公，彼工真歹勢。我永遠愛你喔。」佇欲離開海邊仔進前，碧月偷偷仔共大海講。

註解

- 1 oo-tóo-bái：機車，日文外來語，日文假名為オートバイ。
- 2 mài。
- 3 tshia-puáh-píng，這裡做為內心煎熬、折騰之意。
- 4 晴天霹靂。
- 5 Phiau-phiat：瀟灑。
- 6 卡拉OK。
- 7 〈山南山北走一回〉：余天於1971年發行的中文歌曲。